



食水爱念水源头



白宮鯉溪上游石结的陂头。堵水入左边的水渠，引水灌溉农田。

鯉溪从东北方向流来，折向东南。在鯉溪的中游和上游各修筑起一条拦水的陂头（堤坝），这两条堤坝，横在溪中，把一部分水拦入靠山边开凿出来的圳子（渠道）里，直奔各家各户的水田。稻子全靠这些水才能生长。

天刚亮，各家各户的妇人家（妇女）和细妹子（女孩）便起了床。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光着脚丫子去溪里挑水，挑了一担又一担，直到挑满了两大缸水。这两大缸水足够一家人一天的食用了。一大早挑来的水最干净。这个时候，村里的人谁也不会下溪去洗洗涮涮，也不会把鸭子放到溪里。



鲤溪下游的陂头

而同地来到溪边，溪边有一块块的石板，石板的一半浸在水里，另一半露出水面。每家每户都有自己在溪边的石板，我们家的石板是盖集成楼时，寻来的石料。每个人占用一块石板，蹲在石板上洗衣服。洗衣服多打上番梘（肥皂）用



年轻妹子在溪边洗衣服



老人家在洗衣服

手揉搓，也有人用搥槌（棒槌）捶打，比较厚的衣物则在石板上摔打。大家边洗衣边说笑，有时候停下来玩一会儿。把小鱼赶到石缝里捉住，拿回家去喂鸡喂鸭或者煎煮来吃。有的洗衣服还带着弟弟妹妹，让他们坐在溪边的石阶上玩。

有一次，我带着四妹丹凌洗衣服，我洗完衣服，天气很热，



想让她下溪里凉快凉快，于是抱起她，让她站在溪里的一块石头上。她没站稳，滑倒在水里，脸面朝天，眼看着她一双眼睛直眨巴，还喝了几口水。我一把把她抓住，抱了起来，她大声哭了，可把我吓坏了。见她没有伤着，我才放心了。

弯弯曲曲的鲤溪有十几里长，溪面（河床）有宽有窄，最窄的地方也有一、二十米宽。溪水有深有浅，最浅的地方，人们可以挽起裤腿涉水而过，深的则有七、八米的深水潭。溪的两边有草坪，有圳子（引水渠道），也有沙坝（沙滩）。有些河唇（河岸）边长着竹子、野花和灌木，也有各种野果子。有一种白水仙花，我们叫蝴蝶花（水姜花），花开时特别香，人们把它采摘回家，插在瓶子里，顿时满屋子都是清香。家家户户都有一墩长在溪边的竹子。竹子用处很大，能够编织各种竹器。

人们在溪里浸泡各种东西，有吃的，也有用的。狗爪豆煮熟后剥开，放在有盖的菜篮子里，浸泡在水浅的溪里，第二天才能食用。我想可能是去毒吧。从深山里砍来的小竹子，把它砸扁了，捆起来，浸泡在溪里，几天后洗净上面的泥沙，晒干了可以照明用。吃晚饭时拿三两根，点燃了，插在墙壁上，可以当油灯使。行夜路时用手抓上几根可以



照明。晚上去浴室洗身也用它，又明亮又耐烧。

杀鸡宰鹅，杀猪宰牛，也离不开下溪清洗。我看有人杀小乳狗的。把乳狗关在竹鸡笼里，连笼带狗浸在溪里，乳狗浸死了，拿回家用开水浸泡，去除狗毛后，再拿到溪里去开膛破肚。

春节之前，溪边非常热闹，家家户户的人都把自己家里的盆盆罐罐，竹木家具，包括床板，都抬到溪里刷洗干净，在溪边晒干了才入屋。

夏秋，溪水大些的时候，山里的人就把砍伐下来的木材放到水里，让它顺流而下，运到白宫镇上去。这些木材多是去了树皮、树杷（大树枝）、树尾（树梢）的，有两三米长。在溪里疏通这些木材的都是男人。他们一帮几个人，头上缠着（戴着）手巾、面巾，手拿带铁钩的长竹，光着上身，只穿一条短裤。如果有木头搁浅在河唇（河边）或者被溪中的石头阻拦住时，他们使用长竹上的铁钩，连拉带推，让木头继续往下漂流。有时也见他们骑在木头上，在水流平稳的水面上缓缓驶过。

风平浪静时，溪水平静得像一幅画，当山洪暴发时，溪水便势不可挡，流水撞击发出轰鸣声。水深也不知道增加了多少。

每当发大水，都会从上游带下来很多东西。一



头猪冲下来了，好几个人用爬钩、竹杆、木棍去捞，可惜都没有捞到，一阵水浪，就把那猪冲走了。有人说，那可能是一头山里的野猪。有一位大叔用爬钩钩住了一条原木，高兴极了。更多的人则是放在溪水拐弯的地方，用漏网或用畚箕去捕鱼，捕的多是小鱼。还有的去拾大水冲下来的大大小小的、长长短短的木柴、树杈，这些柴晒干了很好烧。

一次发大水，连接老屋和集成楼的木桥被洪水冲走了。以后人们又修了一座水泥桥，桥墩也是洋灰的，看上去挺结实。又有一年发大水，水势凶猛，这座水泥桥也被冲走了。天晴水落后，人们发现，桥没有了，只留下一个长方形的水泥桥墩。这个水泥桥墩，被冲下去十几米，斜斜地躺在溪里，三分之一埋在河里，三分之二露在水面上。几年之后的一次很大的洪水，这个笨重的大大的桥墩也被冲走了，再也看不见踪影了。



鲤溪的万福桥（1879年建）



我跟着阿婆沿鲤溪去白宫镇的时候，曾经试着找找这个桥墩，也没有找到。我想，它可能是被深深的埋在河底深处了。或者被冲到白宫河里去了。

从发源地到汇入白宫河，鲤溪经过六座桥，其中有五座桥都被冲毁过，只有一座桥总是屹立着。这座桥叫万福桥，是一座双孔石桥，据说从建造到现在，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。（注：万福桥建于清同治己卯年即公元1879年）我跟阿婆到白宫镇，这座桥是必经之路。我问阿婆，这座桥为什么没有被冲走，阿婆告诉我，万福桥的地势比较高，上桥下桥都有几个台阶，不像其它桥建得比较低。桥两边的路面又比较低，发大水时，水就从桥两边泄出去了。阿婆还说，桥的双孔之间有一个桥墩，



打旱塘，掏掉鱼塘里的水。

桥墩的前面有一块长在河里的天然的大石坡，像一座小山包似的。有它挡住洪水，桥墩就不容易坏。听了阿婆说的话，我想，建这万福桥的一定是一个

聪明的人。

鲤溪村的白慕下李屋、钟屋和王屋都有养鱼塘。白宫镇客家人的聚居地往往都能见到养鱼塘。



养鱼塘多是半圆形的，在屋门口的禾坪（晒谷场）前。养鱼塘的水也是从鲤溪引来注入的。养鱼人家，每年都要买许多鱼口子（小鱼），放在塘里养，经常往塘里倒入许多谷糠和嫩草，还在塘里养些水葫芦或漂子（浮萍）给鱼吃。养到春节前，放养的小鱼都长大了，大鱼还生养了许多小鱼呢。除了自家养的鱼，还有随着放入塘里的溪水带过来的小鱼虾蟹也在繁衍，还有田螺、塘螺。

年前打旱塘，两个人拉着一根绳，绳子中间捆绑着一个吊桶，把塘里的水一桶一桶地舀出来，直到舀干，养鱼的人家便下塘捞鱼，捞的都是大鱼，觉得捞得差不多了，剩下的小鱼虾蟹，便招呼外人来捞。这时，许多人早已等候在塘边，听到鱼塘主人的召唤便蜂拥而下。有的拿着插子（簸箕），有的拿着捞筐（捞鱼的用具），还有的什么也不拿，干脆用手捉，捉到鱼后，扔到塘唇（塘堤）上。这么多人下塘一通忙碌，捞鱼虾，捉螺蟹，直到塘里被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大家才尽兴而归。这是一年一度的好事，孩子们特别高兴，既能玩耍，又能从中学会捉蟹摸鱼的本领。

在溪里摸鱼，可就没有这么简单了。

我能在溪边石缝里捉几条沙钻子或狗乌朵，就



心满意足了。这两种小鱼都只有一寸长，贴在浅水的溪水底下游来游去。

在溪里摸鱼的能手要算是“摸目仔”（盲人）了。在从鲤溪村去往白宫镇的路上，有些路段的溪边，多石少草，溪里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石头。在这些地方，常常能见到盲人在溪里摸鱼。盲人只穿一条裤衩，光着上身，腰里挂着一个[纂]公（装鱼虾用的小口大肚的竹笼），在溪里摸鱼，从不会空手而归。也见有人在河床较宽、水流较缓的溪水里撒渔网，一网打上来十几条鱼是很平常的，但大多都是半大不小的鱼。

孩子们最喜欢有人下溪毒鱼（把药放在溪里使鱼上浮）。

老屋下的坤叔公会捉鱼，他经常下溪捕鱼，常用网捕鱼，有时候也下溪毒鱼。他从白宫墟上买回鱼藤（一种植物的根）和石灰，用石头把鱼藤砸扁了，浸泡在石灰水里。用草皮、泥石堵在陂头上，陂头下的水便少了，把石灰水倒在水里。鱼儿食了，便昏昏沉沉地浮出水面，直翻肚皮，很容易捉住。坤叔公下到溪里，拿个大鱼篓子，把捉到的大鱼放进篓子里。他捉的差不多了，就招呼站在溪边上的人们：“大家可以下来捉鱼了！”这时，全村



的大人和小孩，男人和女人都下溪捉鱼了。

满溪的人有的使用鱼网，有的用漏网，有的用捞筐（捞鱼用的工具），还有拿畚箕的，都忙着捕捉满溪漂浮着的大大小小的鱼儿。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。很多人的腰间都系着“纂公”（装鱼虾用的小口大肚的竹笼），把捉到的一条鱼放进去，又忙着捉下一条。我跟着添喜妹也下到溪里。添喜妹最能干，捉到的鱼又多又大。我却没有她的手快，明明看到有一条鱼飘过来了，刚用手去抓，又不见了。添喜妹一边自己捉鱼，一边朝我喊：“那儿有一条，到你那儿去了，快捉！”“又一条！你看着点！”“你看见肚皮白的就赶快捞！”……”“那儿又有一条！”

这么多人在水里走来走去，嘻嘻哈哈地忙碌着，身上穿的衣裤完全湿透了，也都不觉得。等到人们捕得差不多了，坤叔公便把堵在拦水坝上的草皮和泥石取掉。被拦堵的溪水便一泄而下，回到坝下的溪里。那些晕过去而没有被捉走的鱼便又翻生（活过来）了。

能干的男孩子捕捉的鱼最多，把鱼带回家，倒在大木盆里，再倒进去清水，有些鱼活过来了，在盆里游来游去。



捉到的鱼是各种各样的，有鲢鱼（草鱼）、鲤嬷（鲤鱼）、鲢鱼、石斑鱼、黄鳝（鳝鱼）鲫鱼、鳊鱼、黄蟹葛、“猪嬷锯”、“怕哥屎”等等。

每次毒鱼完了，家家都能吃上几顿鱼肉。把鱼



淘洗干净，用盐腌好，吃的时候拿点油焙一下，再放一点姜，味道十分鲜美。

鲤溪上游有座拦水石坝，

溪上游的深潭，男孩子们常在这里游泳、跳水。石坝里面的水很

清静，水面也很平静。这平静的水漫过石坝往下流淌，像瀑布，又像梳头用的篦子。我想这可能就是人们叫它篦头的原因吧。篦头不远处有一个被溪水冲出来的深潭，潭水很深，深蓝色的，清澈得可以看见挺大的鱼在里面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。看着它们会觉得很开心。

大点的男孩子们常常在这里跳水，有的头朝下跳，有的直着身子跳，还有的蜷起腿跳。女孩子们没有一个敢跳的。

我有个侄子叫阿山。他还有一个小名叫潘起



来。潘起来这个名字是我阿婆给他起的。因为他小时候特别爱哭，哭得人心神不宁，横着抱着哭，斜着抱着也哭，哭个不停。阿婆就从他母亲万铭嫂怀里把他接过来，竖着抱他，让他的头靠在自己的肩上，再用手拍拍他的背。说也奇怪，阿山马上就不哭了，从此，只要阿山一哭，万铭嫂就照阿婆的办法去做，把他竖起来，他就不哭了。于是大家都跟着阿婆叫他潘起来。

潘起来活泼可爱，敢说敢做，才六岁就要学游泳，学跳水。不知喝了多少溪水，也不在乎。他跳水的姿势很可笑，双腿往后勾着，男孩子们都笑话他。他却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有什么好笑的？有本事，你们也这样跳给我看！”大家说，哪里有曲腿跳水的，跳下去的时候，不管是头朝上还是朝下，两腿都要伸直。一经指点，潘起来很快就把腿伸直了。

男孩子们有时也在潭里潜水（客家人叫“觅（mì）水”）。听他们说，潜水时睁开眼睛可以看见潭底的沙子和小石头，有时还可以看见鱼儿们在身边游来游去。我听了真羡慕他们。

鲤溪水从深潭往下流淌，流经我家集成楼门口这一段时，水浅点了。这段溪水是我们女孩子游泳



晒 谷

玩耍的地方。特别是每年夏收时节，看守着晒谷完后，下到溪里去游泳，是再惬意不过的了。

六月，稻谷成熟了，谷穗垂着头，田地里一片金黄色。

阿婆和姑姑打早（清晨）起来，煮好了一桌菜和一大锅米饭，请了四位邻居帮我家割禾（收稻子）、打禾（脱粒）。平常一日三餐只能吃稀饭，这时能吃上米饭了。早饭后阿婆领着请来的人下田割禾。她们头戴凉帽或者头裙，挽起双腿裤脚，右手拿一把禾镰（镰刀），左手抓起一把禾谷（稻子），刷刷地很快就割了一捆又一捆。把割下来的禾谷装满两禾篮往家里挑去，放在家门口的禾坪（打谷场）上，迭起了一大堆。



到了上昼（上午），阿婆熬了一大锅绿豆粥，放了些红糖，挑着粥和碗筷来到田头，给割禾的人们吃。绿豆粥很解渴，大家喝完了又继续割禾。阿婆让我把空锅和碗筷挑回家，我回到家，先把锅盆碗筷洗刷干净，然后下菜园采摘午饭用的蔬菜，在溪里洗净，切好菜，等阿婆回来做。

快到当昼（中午），阿婆先回家煮饭，我帮着烧火。割禾的人们吃完午饭，坐在厅里休息一会儿，下昼（下午）继续割禾，直到收割完了。剩下打禾、晒谷、扎杆（捆稻草）的许多活就要靠自己的家人去做了。

打禾（脱粒）也是辛苦的活。在禾坪（打谷场）上放着一块大石头，有一尺多见方。在这块石头的一侧斜靠着一个长方形的大石板，石板表面凹凸不平。阿婆和姑姑用禾杠（竹杠）捆绑上一大把禾，举起来往石板上用力打下去，成熟了的谷粒就脱落下来了，一下二下三下，直到禾上的谷粒全都脱落了为止。剩下的禾草（稻草）整整齐齐地堆在一边。我还没有学会使用禾杠，只能用双手抓上一把禾往石板打，照样可以把谷粒从禾秆上打下来，而且打得很干净。只是速度很慢，不知打多少把才能顶上阿婆和姑姑打的一捆呢。



打下来的谷粒必须晾晒干净，才能入谷仓存放起来。这是我们这些细妹子（女孩子）很喜欢干的活。早饭后，太阳出来了，我们便把一箩箩的谷子抬到禾坪（晒谷场）上，倒出来，用木制的趟耙把谷子趟开，暴晒在太阳下，每隔个把小时把谷翻趟一遍，让稻谷均匀地晒得着太阳。一连晾晒几天，直到把谷子晒干为止。阿婆教我把晒干了的谷放一粒在嘴里，一咬有咯咯声响的，就是晒干了的谷，便可以入谷仓了。

看守着晒谷客家人叫“长(zǒng)谷”这活儿虽然不很辛苦，但需要有耐心，不能随便离开。因为常常有鸡、鸭和麻雀来偷吃谷子，要经常驱赶它们。一不小心，它们就会偷偷地吃上几口。

“长谷”时还要不时地盯着对面的远山。这山叫鸡公髻（鸡冠），因为山的样子很像公鸡的鸡冠。每当看见鸡公髻变得灰白色时，那么就预示着大雨就要来到了。大家便赶紧收谷，等到大雨过后，太阳出来了，再重新晒谷。

有一次，我们一面“长谷”，一面玩。两个人一对，对着坐在地上，互相拍打着对方的手掌，嘴里唱着：

“禾毕子（麻雀），嘴哇哇，



上桃树，啄桃花。
桃花李花畀你（给你）啄，
莫啄[偈]个（我的）龙眼、荔枝花，
龙眼留来拐妹子，
荔枝留来转妹家（回娘家）。 ”

我们唱完一个又唱一个：

“———，松树枝上一管笔。
二二二，两子（两个）亲家打巴掌。
三三三，脱了棉袄换单衫。
四四四，公王门前打吊趣（聚餐）。
五五五，五月十五嫁满女（小女）。
六六六，伯公生日食鸡肉。
七七七，天上落雨地下湿。
八八八，两子亲家啜粥钵。
九九九，两子亲家开老酒。
十十十，粳粳粳子软入入（软绵绵）。 ”
.....

我们正玩得高兴，谁都没有记得了望远山，一场大雨忽然从天而降。开始，雨点像绿豆那么大，落在屋顶上噼噼叭叭地响，大家慌忙地收谷，在附近干活的大人们也急急忙忙地赶过来。还没等把谷收完，大雨便下来了，把谷全泡在雨水里了，漂浮起来的谷跟着雨水正往禾坪（打谷场）的排水洞里流去。一个细妹子见了，忙往屋里跑，很快取来几



件破衣衫，堵住了排水洞口。谷子没有流失，但全泡湿了。

大家很快把湿谷子堆成一堆一堆的，连谷带水装进大竹箩里。收起谷子不一会儿，便雨过天晴了。刚来帮忙的阿彩伯母骂我们“食死人”，意思是说你们这些细妹子太没用了。我们知道自己错了，谁也不敢再说什么。等到禾坪干了，再把湿谷抬出来晾晒。

太阳落山时，我们把谷收起来，抬入屋。干完活，我们一个个满身大汗，浑身上下又沾满了谷尘，刺痒得很，便都穿着衣裤下到溪里，洗个痛快。女孩子全都是穿着衣裤下溪洗澡，只有男孩子可以穿短裤。



到溪角的细妹子敢同细阿哥一起在鲤溪里游泳。

我们下到溪里就不想上来了，总想在溪里多呆一会儿。我们不如细阿哥（男孩子）们，他们有的会自由泳，有的会蛙泳，我们只会狗爬式，在水里扑腾，但也玩的很高兴。大人们叫我们回家，叫了几次，谁也不在意。阿彩伯母便拿着一条长长



的竹竿，走到溪边赶我们上岸。她在这边赶，我们就往那边游。她很生气地吓唬我们说：“细妹子人大白天下溪洗身，闹天旱了，你们就不怕被人捉去祭天！？”我阿婆也来了，叫我们快点上来，还说：“要是冻病了，看倥（我）拿屎奔（给）吴（你）食（吃）！”听了阿婆的话，我们才赶快上了岸，回家去换湿衣裤。

到溪角的细妹子在日晨头（白天）下溪洗身，在鲤溪村是破天荒的事，在鲤溪沿途的各个村庄也是从来没有过的。鲤溪村的外姓人得知我们下溪洗身之后，都议论开来了。有的说，女人下溪洗身不吉利，会闹天灾人祸的；有的说，如果闹天旱了，就把这些下溪洗身的细妹子杀了，拿去祭天；还有的说，到溪角的细妹子敢下溪洗身，很不好，大人也不管教管教。

我的叔伯姐姐馨荣在省城读书，她说省城的细妹子经常下河游水。县里读书的细姑也常见细妹子下河洗身子。还有全容姐，是从印尼回来的。她说，她们在印尼喜欢用冷水冲凉，也曾见过细妹子下河里去洗身，为什么不可以下鲤溪洗身呢？我也不明白，便问阿婆：“细阿哥（男孩子）可以下溪洗身，为什么不让细妹子（女孩子）下溪洗身？”



阿婆说：“人家说了，细妹子下溪洗身，天就不下雨了，闹天旱怎么办呀？”万泰嫂也正正经经地说：“万一闹天旱，把你们捉去祭天怎么办呀？”叔婆伯母你一言我一语的，都叫我们不要去溪里洗澡了。我的一个叔伯哥哥李万欣在梅县上中学，他从学校回来，刚好听到这些议论便说：“这些话都是胡说，印尼也好，上海也好，男女都同样下海、下水游泳，跟天旱有什么关系！别信那些鬼话！”万欣哥说完，叔婆伯母们都不再说什么了。

起初，我们还真有点怕被捉去祭天呢，听万欣哥一说是鬼话，便不怕了。以后，照样天天下溪洗身、游泳，叔婆伯母们也不再阻拦了，好在她们都不是十分迷信。天长日久，并没有闹天旱，也再没有听到人们说三道四的了。